

Wandering with Those Immortals Fuqiu and Hongya: An Icon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Images of Hongya

“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 ——洪崖仙图考

柏林自由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艺术史系博士候选人 | 黄春梦

摘要：郭璞《游仙诗》中提到“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中“拍洪崖肩”的典故曾被文人频繁引用，而洪崖是谁，一直未有固定的答案。画史中尚有不少关于洪崖仙图的记载，但一直未见其真实画貌，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沈振麟的一幅人物画，很有可能便是失传已久的洪崖仙图，其画中洪崖及其五仆一驴的形象，与记载非常吻合。现今关于洪崖仙图的研究不多，尚未引起学者的关注。而画史记载的若干洪崖仙图中，钱选本最知名，摹本也较多。结合辽墓曾出土的装饰有洪崖图像的扁壶，可以发现洪崖仙图作为固定的绘画程式早已广泛流传。文章运用图像学的研究方法，结合文献分析洪崖仙图的图像意义和图像程式，并梳理画史中的洪崖仙图。

关键词：洪崖先生 洪崖仙图 沈振麟 图像学

中图分类号：J209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Guo Pu(276-324)had mentioned in his poem of mystical excursion that in the imaginary wonderland: the sleeve of Fuqiu could be held with the left hand and Hongya's shoulder could be pated with the right hand. Literati had frequently borrowed the allusion "patting Hongya on his shoulder" in their works. However, who is Hongya?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has never been unified and clarified. In the history of painting, there are also various records regarding the drawings of Hongya, but these drawings have not been found. Some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 pictures depicting Hongya were lost. Nevertheless, a figure painting by Shen Zhenlin(active in the 19th century)at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could be the extant one, which represents Hongya, five attendants and a donkey. There is not much research on this painting, and it has not yet attracted scholars' attention. Among the several versions of painting Hongya recorded in the history, Qian Xuan (1235-1305)'s painting is the most popular version, but there are also many copies. The painting Hongya painted by Shen Zhenlin is not the same as Qian Xuan's version, but it has the same image schema. Combined with the image of Hongya decorated on the unearthed pot from the Liao Tomb,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picture of Hongya as an image schema had been widely circulated. By applying the research method of iconology and literature analysis to analyze its image meaning and schema, this article is aimed at sorting out the versions of Hongya paintings in the history.

Key words: Hongya; picture Hongya; Shen Zhenlin; iconology

说起洪崖先生，可能有不少人感到陌生，而提到张果，知名度则要比洪崖大得多，其是八仙之一张果老的原型。两个人物现今看来好像并没什么关联，但是在一些文献资料中，他们俩却经常被混为一谈，因为二者都属于民间传说人物，也都跟道教有着紧密联系，各自的经历又有着相似的部分，比如都有一头日行千里的驴。实际上，洪崖先生的成名远远早于张果，不少古代诗文、小说、绘画中均有他的存在，只是随着历史发展，洪崖先生似乎被渐渐遗忘了，而张果却在历代传说故事中，渐渐演变成了家喻户晓的神话人物。画史记载过不少名家如李公麟、钱选曾绘制洪崖仙图^{〔1〕}（也称洪崖先生图），叙述得甚为生动形象，跃然纸上，可惜这些绘画至今下落不明。内蒙古通辽市科左后旗吐尔基山辽墓曾出土一件银鎏金提梁扁壶，扁壶腹部两面各装饰一幅人物故事图，其中一幅便被辨认为洪崖仙图。^{〔1〕}而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一幅晚清宫廷画家沈振麟的人物画是现存唯一一幅纸本洪崖仙图，佐证了洪崖仙图的图像程式在艺术史上的传承。

一、洪崖仙图的图像

扁壶两面分别装饰着洪崖仙图和四皓先生图。^{〔2〕}洪崖仙图的壶面上绘制有一驴五人，作赶路状。中间一人骑着驴，应是主人公洪崖；前头一矮胖仆人领路，敞着肚子，头戴幞头状帽子，手拿六角扇，作回头状；洪崖后跟随着三个仆人，分别拿着羽扇、琴、酒葫芦。根据扬之水^{〔3〕}的考证，以洪崖先生为题的画作，在唐代文人圈中似已出现。扁壶上的图像虽未必是洪崖仙图的原始图像，但应该至少继承了其基本的图像程式。洪崖仙图据文献记载，^{〔3〕}绘有一驴五仆，加上洪崖共六人，因受制于工艺和不同媒介的表现方式，扁壶上缩减为一驴四仆共五人。但是基本的元素——洪崖、一驴、形象各异的仆人、随身携带的器物如六角扇、酒壶等，仍能清晰可见。此辽墓根据考古研究，应是辽代早期贵族的墓葬。^{〔2〕}也就是说，在辽代早期有关洪崖的图像就已流传开来，并且作为装饰图案出现在工艺品上，同时也说明了洪崖仙图的流行并不仅限于汉族文化圈。

而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又意外发现了清代晚期宫廷画家沈振麟的一幅人物画《洪崖仙图》⁽⁴⁾，与扁壶所绘的洪崖仙图有不少吻合和相像之处，应当是洪崖仙图的纸本画，与扁壶的洪崖仙图有着一脉相承的图像程式。扁壶受制于工艺和媒介，人物细节处理较简单，相比之下，纸本绘画表现出更多的细节，细腻的人物脸部刻画，线条流畅的勾勒加上些许晕染，塑造了六个神情迥然且生动的人物形象。画中的衣服线条圆润顺畅，好似一笔成形，衣褶处的简单晕染使之立体有质感；洪崖头戴乌帽，身着红色长袍，脚穿短靴，系着腰带，疏眉目，美髯须，面目祥和，装束和举止俨然智者模样；右一的矮胖仆人，手拿六角扇，其余四仆面目各异，两仆分别拿着如意和酒壶，一仆一手拿着筇竹杖套着藤笠，另一手拿着杯子状容器；画尾一仆则与前面稍显静态的人物刻画完全不一样，其全力应付后面举蹄不前的白驴，给整幅画添加了不少动态感，驴背上背着不少行李，有宝剑、葫芦、琴状长物等。画后有一题跋，题跋内容引用的是苏轼的洪崖先生跋，题跋人是莆田郭尚先。

沈振麟所画与扁壶表现的人物有一些差别，但是，一先生一驴五仆的图像模式，即洪崖、坐骑白驴、手持奇形怪状物件的五个形象各异的仆人，特别是两幅图像里都有手拿标志性六角扇的矮胖仆人，都说明了这两个不同媒介所转载的图像是继承于同一图像程式。也正是这幅画的出现，验证了洪崖先生图像的历史传承，从可能在唐代就已出现，到辽代早期的跨地域流行，再到清代晚期。这意味着，洪崖并不是寂寂无名之辈，而是以图像的方式一直出现在大众眼前。而洪崖到底是谁呢？⁽⁵⁾一驴五仆的形象从何而来？

二、洪崖先生为何人？

历史上关于洪崖先生是谁的问题众说纷纭，有说是成仙的修道之人，有说是黄帝时期的伶伦。而在江西南昌一直有因洪崖曾居于此而命名的洪崖山，也存有传为洪崖炼药之井，名为洪崖井。⁽⁶⁾似乎在历史上确有洪崖其人，但追溯其来历和生平却又众口不一。最早关于洪崖先生的记载可见于皇甫谧的《高士传》，在序篇中他提到“洪崖先生，创高道于上皇之代”。^[3]葛洪在《神仙传》中将洪崖先生与许由、巢父、王子晋等归为一类，属修道成仙之人。⁽⁷⁾可见洪崖由来已久，应是修道和隐逸的鼻祖人物。两晋著名方士郭璞在《游仙诗》中感慨道，“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4]这不仅是方士对于修道成仙的渴望，也成了日后文人笔下追求隐逸闲适生活的向往。虽然现今难以在文献中追寻到洪崖先生的具体来历，但是在魏晋隐逸成风的年代，洪崖已然成了隐逸成仙的鼻祖人物。魏征在隐逸篇中说道，“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风”^[5]，洪崖甚至是早于许由开创了隐逸之风。

左图：扁壶图案之《四皓先生》，图片来源于扬之水《关于吐尔基山辽墓出土银壶所饰人物故事图》

右图：扁壶图案之《洪崖先生》，图片来源于扬之水《关于吐尔基山辽墓出土银壶所饰人物故事图》



后世中不少文人也曾对洪崖进行过考证，普遍认为洪崖有二人，其一为三皇时黄帝乐官伶伦，后得仙；其二是唐朝的张氐，曾被唐玄宗召见过。⁽⁸⁾可现存的文献资料中并未有直接证据佐证洪崖是伶伦，直接指明洪崖是伶伦的说法实际上起于元末明初时期。伶伦擅乐，而魏晋时期的《高士传》又或是《神仙传》中并未有关于洪崖擅乐的描述，唐宋期间论及洪崖的文献也并未谈及与伶伦有直接联系。认为伶伦即洪崖的一个依据是李善（630—689）在张衡《西京赋》中对“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蜿蜒。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襪襪”的注解。^[6]李善的注解中提到“洪涯，三皇时伎人也”，不知李善的依据是何，也未提及伎人是伶伦，但总之，李善的这句注解成了后世认为洪崖即伶伦的主要论据。西京赋中原句的语境出现在张衡对于平乐宫馆奢华表演的描述，由官人扮演的神人纷纷聚在一起表演，有女英、娥皇，还有洪涯，说明女英、娥皇和洪涯皆是传奇人物，但如果将洪涯指挥音乐暗示为黄帝的乐官伶伦，可能会略有牵强。但“被毛羽”的洪涯正说明了其身份应是成仙的道人，这与“创高道于上皇之代”、隐逸并成仙的洪崖身份相符，因此西京赋中的洪涯应该指的就是此洪崖，“涯”和“崖”应该是转载中的偏差。而伶伦号洪崖，有可能是因为李善注解的讹传。那另一个洪崖先生张氐呢？

唐有张氐，亦号洪崖先生，晋州神山县人，曾因施药医治瘟疫下的病患者而被玄宗征召。^[7]那么唐代的张氐是传说中的洪崖先生吗？唐代是否还有除张氐外的其他洪崖先生呢？洪崖在唐代文人笔下出现的频率在历代中算高频，张九龄、李白、白居易、李商隐等文人墨客均在诗作中提及过洪崖，并引用郭璞游仙诗“拍洪崖肩”的典故。⁽⁹⁾初唐文人陈子昂曾为洪崖子的鸾鸟诗作序，其文中提到“鸾鸟篇者，晋人洪崖子之所作”，此提及的是洪崖子而非洪崖，并指明其为晋朝人，曾作鸾鸟诗。洪崖

子也是一位精通道教的隐逸之士,“矫迹汾水,习隐洛阳”,除此之外,陈子昂对洪崖子有了更具体的描述,“乘白驴,衣羽褐”,不仅游于“朝市之际”,也会聚集在“缙绅之间”,^[8]其隐逸态度与传说中的隐逸鼻祖洪崖不谋而合。陈在文末还提及他最开始并不知道洪崖子是谁,而是当时尚奉御乔侃听说洪崖子的事情,除了亲自为其奏乐抒情,还让陈子昂为其作序。晋朝洪崖子和“创高道于上皇之代”并与“浮丘公”齐名的洪崖并不是同一人,也非张氐,而更可能是在隐逸成风的两晋期间有人以上古洪崖为偶像,并自称洪崖子,且小有名气,曾作鸾鸟诗。而不论陈子昂对其的描述是否为晋朝洪崖子真实的生活状态,都为洪崖在日后流传中添加了更多可具象化的材料,也初步奠定了日后洪崖有一驴的形象。

《新唐书》有著录张说曾撰《洪崖先生传》并附注“张氐先生唐初人”^[9]。《梁溪集》里有一篇《洪崖先生画赞》提到了张氐,“洪崖先生张氐,隋唐间人,隐于南昌之西山”^[10]。宋元期间洪崖先生画像盛行,除了《梁溪集》的画赞,《赵氏铁网珊瑚》中也提及到钱选和龚开曾画洪崖先生像,并且在书中记载了苏轼和黄公望在传为阎立本洪崖仙图中的题跋。^[10]其中苏轼的题跋详尽地叙述了洪崖先生的生平来历,“不知何许人,姓张名蕴,字藏真。风神秀逸,志趣闻雅,仙书秘籍、九经诸史,无所不通”,开元中就已千岁,是“古之高仙”,明皇曾数次征召但都未赴。与《梁溪集》所提及的张氐除了名字不尽然相同,一为蕴,一为氐,驴和五仆人都一致,^[11]但苏轼的表述更传奇,除了对洪崖,还对五名仆人有生动的形容。从题跋看,张蕴与玄宗有交集,历史上的玄宗的确爱招揽方士,但新旧唐书并未提及张氐(或张蕴)与玄宗有交集。唐宋小说中虽有不少玄宗与方士的故事,但也未见玄宗与张氐(或张蕴)的故事,倒是玄宗与另一名张姓方士张果有不少传说故事,而张果在小说中的形象也与张蕴略相似,也有一白驴,日行千里。张果骑纸叠的白驴最早可见于《明皇杂录》,^[12]略晚于初唐时期陈子昂所写的晋朝洪崖子有一白驴。因此,张果的故事应该是杂糅并借鉴当时洪崖的故事。而亦号洪崖的张氐(或张蕴)或许是初唐时期的人物,并未与玄宗有直接交集,但因方士张果与明皇的缘故,两者的故事便有了一些讹传和交叉部分。

厘清关于洪崖的文献资料后,其实能发现史上流传的洪崖并不特指历史上出现的某个人,也并不绝对仅指上古创高道的仙人洪崖,虽然洪崖最早的原型来自于他,但并不能以此作为定格形象。事实上,洪崖是一个伴随历史发展而不断被丰满的人物符号,各朝各代都有人自称“洪崖”,扮演着当时的“洪崖先生”^[13]。他们或想追寻上古洪崖仙迹,或向往后世流传中洪崖“隐山林,游市尘”的隐士心态,他们被传成了仙人洪崖在人世间的各个化身,延续并丰富了洪崖先生的传说。由此,洪崖渐渐演变成了文人墨客以及道士们心中想要企及的一个人物,不仅承载有作为道士修道成仙的

渴望,也有文人墨客想要追寻的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井的情怀,还有游乐人世间的自由,因此他们随心发出了想要“拍洪崖肩”的感慨。

三、画史上的洪崖仙图

画史上关于洪崖仙图的记载不少,最早关于洪崖图像的记载来自《历代名画记》,其中提到唐代画家田琦,曾写“洪崖子橘术图”^[11],此洪崖子是否为关于晋朝洪崖子的图绘,后来者不得而知。根据记载,“橘术”是洪崖五仆之二的名字“橘”和“术”^[14],田琦所画的“洪崖子橘术图”与流传的洪崖仙图之间肯定有某种关联,可能是洪崖仙图的初始图像,由于绘画资料和文献的缺失已无法追溯,但至少能旁证关于洪崖的图像在唐朝就已出现。画史中记载的洪崖仙图基本都遵循着一先生一驴五仆人的图像程式,只是人物动态、装束、稀奇古怪的器具等有些许不同。以下将讨论画史上被记载最多的两类洪崖仙图,一类为苏轼(1037—1101)和黄公望(1269—1354)题跋的《洪崖仙图》,另一类则为钱选(1239—1299)的《洪崖仙图》。

1. 苏轼和黄公望题跋的《洪崖仙图》

在《赵氏铁网珊瑚》中提到《洪崖仙图》为阎立本所画。^[15]唐代相关文献中未找到阎立本曾作《洪崖仙图》的记载,其记载最早见于明代的《赵氏铁网珊瑚》。《赵氏铁网珊瑚》中引述了苏轼和黄公望的题跋内容,将《洪崖仙图》归为阎立本名下。其实仔细研读引载的苏、黄二人题跋,其中并未提及该图是阎立本所画,苏轼的题跋只是提及了洪崖先生的来历和基本情况,而黄公望的题跋也只是提到了与钱选和龚开的《洪崖仙图》相比,此图有“唐人法度”,是旧物,二人均只字未言阎立本。^[12]可以说,《洪崖仙图》为阎立本所画并无实据。无独有偶,张丑(1577—1643)在《清河书画舫》中则是将《洪崖仙图》归为吴道子名下,^[16]其中引述的苏轼与黄公望的题跋和《赵氏铁网珊瑚》所录基本相同,^[17]但画作却被归于不同画家名下,题跋真假难定,而画家为谁则更是无凭据的猜测。而他们猜测的凭据之一,应是黄公望题跋中所提的“唐人法度”,而唐代最擅写人物画的当属这两位了,于是分别将其画归为二者名下。由此推断,有着“唐人法度”的《洪崖仙图》可能是唐人作品或者是之后仿唐的摹本。

《赵氏铁网珊瑚》和《清河书画舫》记载的《洪崖仙图》,孰真孰假,难以定夺,但显然两者并非同一本却有着同样的题跋,也能从侧面说明,有着苏轼和黄公望题跋内容的洪崖仙图的流行。而结合沈振麟的《洪崖仙图》中也引述有同样的题跋内容,以及同样的绘画程式——一先生一驴五仆人,可以说明带有苏、黄题跋内容的洪崖仙图已经成为一种标准的仿古式固化产物,盛行于明清期间。

2. 钱选的《洪崖仙图》

黄公望题跋中提到,龚开与钱选曾画过洪崖仙图。龚开



沈振麟《洪崖仙图》中国画 46.4cm × 109.2cm 清代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的洪崖仙图未见其他记载，与之相比，钱选的洪崖仙图则是名目繁多。从目前的文献记载来看，至少曾经存在有四个版本的洪崖仙图，分别为：《珊瑚网》著录的一本（以下简称珊瑚网本）；《秘殿珠林续编》著录的一本（以下简称续编本）；《弇州四部稿》著录的移居图一本；《弇州续稿》著录的一本。

《珊瑚网》著录的钱选洪崖仙图带有一则文征明题跋。⁽¹⁸⁾根据题跋内容，此幅洪崖图与苏、黄题跋的画有着一样的图像程式，即一先生五仆一驴（或骡）。但洪崖头着幅巾，手拿筇竹杖，题跋还形象具体地描述了五仆的样貌举止：一矮相家僮拿着蕉扇，追随洪崖先生的步伐，长途跋涉之下步履已蹒跚，他身着黑衣，宽松的袖口看着好像能装很多东西；一家僮裸露着肩，鞭打着白骡，白骡倔强，难以驱使让其翻过山坡，他站在白骡后鞵旁边，作蹠足势，奈何骡子忽然往前迅速奔跑；一家僮身着蓝衫，单手操鞭追逐骡子，背着席帽却无半点世俗样；一家僮赤裸着双足，负责高高捆綁起来的文书；一家僮，衣袖绿色，脚穿麻作的鞋子，臂上挑着庄子的大瓠壶。⁽¹⁹⁾以上五家僮与一白骡，在寥寥数笔间已然勾画出一幅生动有趣又极具动感的画面。除此题跋外，还收录了钱选的一首题画诗，诗中除了抒发作者对洪崖领悟玄道、神游人间的向往，也表达了想要邂逅洪崖，一拍“洪崖肩”的愿望。⁽²⁰⁾

《秘殿珠林续编》中收录的钱选洪崖仙图为宋笺本，“洪崖先生持杖前行，从者四人，执扇，侧蹇，负囊、如意，担卷、笠、壶、卢”^[13]。原五仆一驴只剩四仆一驴。续编本的洪崖仙图也有一则钱选题画诗，与珊瑚网本相同。且收录的一则出自李希微的题跋和珊瑚网本文征明题跋如出一辙，但续编本的题跋显得更完整，补漏了几句珊瑚网本所遗漏的诗句。⁽²¹⁾也正是续编本洪崖仙图的出现，至少证实了珊瑚网本著录的钱选洪崖仙图为仿本，文征明题跋为伪跋。因为两题跋诗中均有一句“谁传画卷秦淮边，妙意恰得希微怜”，而续编中该题跋的作者正是李希微。显而易见，珊瑚网本为仿本，保留了原钱选的题画诗，但却将题跋去尾换为文征明，却忘了换诗中最关键的一句。续编本还有祝允明的题跋。如此看来，续编的四仆一驴原来应为五仆一驴，结合李希微的

题跋内容和续编中该画的简短描述，推断画中有执扇的矮胖仆人、鞭打驴的一仆人以及负责背着行囊的两个仆人，缺少的仆人应为追逐驴的一仆，可能因为重新装裱而被裁剪了。画中除了有李希微的钤印，还有钱选的三印“翰墨游戏”、“舜举”、“钱选之印”⁽²²⁾。综合看来，《秘殿珠林续编》著录的钱选《洪崖仙图》倒有可能是钱选的真迹。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中也提到了钱选的洪崖图像，但名称却为《洪崖移居图》。⁽²³⁾其图像内容与流传的洪崖仙图一致，同样有着“一先生五仆一驴”的图像程式。在《弇州续稿》中，王世贞提到了此移居图原名为《葛稚川移居图》，原为其弟的收藏，经王的辨认，觉得画中应为洪崖，遂将其改为《洪崖移居图》，且此洪崖图在王世贞看来应为宋人本。⁽²⁴⁾画中的洪崖先生“长七尺五寸，眉目疏秀”，着乌帽、红色“蕉葛衫”、乌犀带和短鞞靴，携着筇竹杖；五个仆人分别拿着一些稀奇古怪的器具：“六角扇、垂云笠、方木磴、二玄书、木如意、长生瓢、魏甗壶、不拄杓。”^[14]此为钱选《洪崖仙图》另一本。

王世贞在《弇州续稿》还提到了另一本钱选《洪崖仙图》，是之后他本人得到的一幅画，也正是通过此本洪崖图，王世贞更加证实了之前其弟那本中的人物正是洪崖，并且还收录了钱选的三首题画诗，⁽²⁵⁾但与珊瑚本和续编本中的钱选题画诗完全不一样。^[15]王世贞收藏的这本钱选洪崖图，很可能后流于清宫廷。因为《秘殿珠林》收录了一卷钱选洪崖图，上面有王世贞的收藏之印“明王氏图书之印”。画还有钱选之印，翰墨流声三印，画前还有钱氏鼎元三印，押缝有仲雅印，画后有萧协中印、泮州高松堂鉴定书画印。^[16]较为奇怪的是“翰墨流声印”，据现存钱选绘画的研究，“翰墨流声印”还未出现过，与之名字相似的另一枚“翰墨游戏之印”在钱选花鸟图、蹴鞠图卷以及续编本《洪崖仙图》中却能找到。重新审视王世贞在《弇州续稿》中提到的钱选在该画的题画诗，格调与诗歌意境也远不如钱选其他诗，也不及续编本中的钱选题画诗。综合看来，王世贞所收藏，后流于清宫廷的这本钱选《洪崖仙图》极有可能是后人仿本，并非钱选真迹。

总的来说,钱选是否曾经画过《洪崖仙图》,因缺少相关材料,暂无法得出确定结论,但结合文献记载,笔者比较倾向于肯定答案,但是仿本较多,也佐证了当时洪崖图曾盛行一时。根据以上文献材料分析,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续编本和珊瑚网本属于同一本,珊瑚网肯定为仿本;宋人笔移居图一本;王世贞所藏一本,后流于清宫廷。而钱选也并不是首创洪崖图,也是临摹所见的《洪崖仙图》。^[26]值得一提的是,宋元期间洪崖仙图的盛行与当时的人文心态有关。宋末元初社会动荡,文人们对洪崖图的热衷与描绘,是当时心境的体现,他们想要在当时不安定的生活中通过隐居来寻找自己的一方乐土,享受精神上的片刻宁静与自由,能够有着手拍“洪崖肩”的豁达心态和与之一同云游的志趣。

四、结语

根据《秘殿珠林》及《秘殿珠林续编》记载,清宫廷至少收藏了两本洪崖图:一本为王世贞曾收藏过的传为钱选本;一本为有李希微题跋的钱选本即续编本。这两画作目前均不知下落。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现藏的这本沈振麟画的人物图应为现存唯一的一本纸本《洪崖仙图》。或许未来随着对洪崖仙图的研究深入,有更多的洪崖仙图被发现。不管是现存的沈振麟《洪崖仙图》,还是文献记载中所著录的诸多版本的洪崖仙图,都延续了洪崖仙图“一先生一驴五仆”的图像程式。而这一图像程式从现存的实物资料来看,最早可以追溯到辽代早期,也就是辽墓中出土的扁壶装饰图;从文献记载来看,至少在唐代就有了洪崖仙图的图像。虽然不能追溯出行有着五仆一驴的洪崖图像的具体绘画来源,是借鉴于某些文本小说故事,还是当时某个洪崖先生的写照,又或者是原有图像程式的利用与再创作,但在洪崖画像的流传中,一先生一驴五仆的图像模式显然已被固定并继承了下来。

沈振麟的《洪崖仙图》具体是画史上哪一本的摹本,受限于绘画资料,暂时很难知晓,而与文献记载相比,有出入也有相吻合的地方。与钱选本洪崖图相吻合的部分有矮相家僮手执六角扇,而这一家僮的人物形象也见于出土扁壶的人

沈振麟《洪崖仙图》局部



物故事画中。有争议的地方是,钱选本洪崖图明确提到了洪崖先生手执笻竹杖,但是沈振麟本的笻竹杖在矮相家僮手中,而扁壶中的洪崖先生则是手拿小木条,不像是杖倒像是鞭。另外,只有扁壶的洪崖是骑着驴,而其他版本的洪崖都是未骑驴状。这也正说明了图像程式在延续过程中的变化与发展,并非一成不变,但在变化中又遵循着固定的绘画模式。正如方回题画诗中所云,洪崖图,“今俗画非止一本”^[17]。沈的这本洪崖图应是流传在民间其他本的摹本,保留了通俗化特征。而出土扁壶的人物故事画则应该是早期流传的某个版本的洪崖图的跨媒介再现。

正如前文所述,洪崖是象征高洁隐士的人物符号。而在出土扁壶另一面的人物是四皓先生,也正是避世的隐士。扁壶作为随葬品在装饰上选取了这两位隐士,是当时墓主人的寄托,渴望来世能如洪崖、四皓一样,潇洒游走在世间,成为自由的隐士。洪崖仙图其他本现今不知所踪,沈振麟这幅时代虽晚,但也正好给了我们一些线索,不仅可以了解到洪崖仙图的图像程式,也可以一窥古代文人想“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的洪崖先生。

注释

(1) “阎立本画洪崖仙图。……余往年每见钱舜举、龚翠岩画洪崖仙图……”[明]赵琦美辑.赵氏铁网珊瑚(卷11)[M].钦定四库全书本.“洪崖,三皇时有道之士。其见于隋唐间者,曰张氲或曰蕴,自号洪崖先生,出入以髯髻五、雪驴一自随,此图是也。吴兴叶子渊得晁氏所藏龙眠本,手临以见。”[宋]洪咨夔撰.平斋集(卷30)[Z].钦定四库全书本.

(2) 虽然扁壶上两幅图的榜题并不是“洪崖先生”和“四皓先生”字样,而是“弘牙先生”与“四浩先生”。但是结合两幅图所绘制内容,经扬之水老师辨认与考证,榜题文字应是为了工艺上的操作性而使用其他简单字作为替代。

(3) 参考第三部分“画史上的洪崖仙图”。

(4) 沈振麟,字凤池,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工写照,兼善写生,及山水、人物,各臻其妙。供奉内廷。慈禧太后赐御笔“传神妙手”匾额。见俞剑华编.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429.根据现今对其所画的御容像考证,沈振麟应是活跃于晚清道光至光绪年间。见李湜.如意馆画士沈振麟及其御容像[J].文物,2012(4):75-82.大都会博物馆所藏的这幅洪崖图有沈振麟的题款和印章,“金门画史沈振麟写于紫萝敦”。沈振麟常年供奉于宫廷,所画的鲜少有落款和印章。金门画史应该是沈振麟的自号,画史上冷枚也自号金门画史,也许沈振麟希望能达到同为宫廷画师冷枚的绘画高度。沈振麟《洪崖仙图》一画高46.4cm,宽109.2cm,由凯瑟琳·苏菲·德莱尔(Katherine Sophie Dreier)1952年去世后遗赠给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来自耶鲁的档案

馆记载,德莱尔曾于1921年至1922年期间去往中国旅行,沈振麟的这幅洪崖图有可能是她在中国旅行期间购买的。

(5) 贺雪梅在《“洪崖”考辨》中结合文献详细考辨了“洪崖”的意思,洪崖本义为高大的悬崖,也可以指代仙人洪崖先生,还可以引申为地理位置,如洪崖山。而本文将具体考究其洪崖先生的来龙去脉,而非本义,因此在文献研究过程中将不再考究其为本义的资料,而是找出并分析确定文献所提为洪崖先生的资料。见贺雪梅,“洪崖”考辨[J].敦煌学辑刊,2009(2):51-56.

(6) 洪崖丹井,今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湾里区。洪崖山,现又名伏龙山,今位于江西省南昌西山。李昉《太平御览》记载到:“梁氏(梁载言,武后、中宗时人士)《十道志》云,以豫章有铜山,山中有洪井,飞流悬注,其深无底是也(豫章,南昌的古称)。山有洪崖先生炼药之井,亦号洪崖山,有石臼存焉。《豫章记》曰,按旧经云,古老相传有洪崖先生者居此山上,故以为名。又《列仙传》云,洪崖山者,山之阳有洪唐山寺,中有洪崖坛,每亢旱祷此。”

(7) “……度世因曰,向与父博者为谁?叔卿曰,洪崖先生、许由、巢父、王子晋、薛容也。”见[晋]葛洪.神仙传(卷2)[Z].钦定四库全书本.

(8) 见周勋初主编.严杰,武秀成,姚松编.唐人轶事汇编2[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628.原文来自《云谷杂记补编二》,云:“洪崖先生有二。其一,三皇时伶伦得仙者,号洪崖神仙。卫叔卿与数人博戏于华山石上,其子度世曰,不审,与父并坐者,谁也?叔卿曰,洪崖先生、许由、巢父耳。郭璞诗,左揖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即此是也。其一,唐有张氐,亦号洪崖先生。按本传及《豫章职方乘》云:氐,晋州神山县人,隐姑射山。开元七年,召至长安,见玄宗于湛露殿。十六年,洪州大疫,氐至施药,病者立愈。州以上闻,玄宗意其为氐,驿召之,果氐也。常服乌方帽,红蕉衣,黑犀带,跨白驴,从者负六角扇,垂云笠,铁如意。往来市间,人莫知其岁耳。今人好图其像者,即此是也。豫章有洪崖,盖古洪崖得道处也,后张洪崖亦至其处。豫章人立祠于洪井,洪崖遂至无辨。”洪崖先生有二言论,也可见于[明]陶宗仪撰.说郛(卷28下)[Z].钦定四库全书本.这与《云谷杂记补编二》所述无异。

(9) 张九龄(678?—740)《曲江集》中诗《登楼望西山》“仙井今犹在,洪崖久不还”;李白(701—762)多篇诗歌提及洪崖,如《下途归石门旧居》中“惜别愁窥玉女窗,归来笑把洪崖手”;白居易(772—846)诗《题裴晋公女几山刻石诗后》中“勿追赤松游,勿拍洪崖肩”;李商隐(约813—约858)《碧城三首》中“不逢萧史休回首,莫见洪崖又拍肩”。

(10) “阎立本画洪崖仙图。洪崖先生,不知何许人也,姓张,名蕴,字藏真,风神秀逸,志趣闲雅。仙书秘典、九经诸史无所不通。开元中已千岁矣,盖古之高仙。明皇仰其神,异累诏不赴。多游终南、秦华,或往青城王屋,与东罗二大师为侣。每述金丹华池之事,易形炼丹之术,人莫究其微妙焉。

先生戴乌帽,衣红蕉葛衫,乌犀带,短鞞靴,仆五人,名壮各怪,曰:橘、术、栗、葛、拙。有白驴,曰:雪精,日行千里,复有随身之用,白藤笠、六角扇、木如意、筇竹杖、长盈壶、常满杯,自然流酌。每跨驴,领仆游于市尘,酒酣笑傲自若。明皇诏图其像,庶朝夕得瞻观之。元祐四年东坡苏轼书。余往年每见钱舜举、龚翠岩画洪崖仙图,其人物与此卷略相似,而笔路染色各自不同。今观此图制作皆有唐人法度,非钱、龚二老可及,诚旧物也。其出处已详于坡仙之跋,兹不复赘。至正甲申十月廿八日大痴道人题,时年七十有六”。[明]赵琦美辑.赵氏铁网珊瑚(卷11)[Z].钦定四库全书本.

(11) “……所乘驴名之曰:雪。仆数人,曰:拙,曰:术,曰:藤,曰:葛,曰:橘。出则负巨扇、长瓢,以从人多,绘以为图,盖有道者也,为之赞”。[宋]李纲.梁溪集(卷140)[M].钦定四库全书本.

(12) “果乘一白驴,日行数万里,休则重叠之,其厚如纸,置于巾箱中;乘则以水喂之,还成驴矣”。(唐)郑处海撰,田廷柱点校.明皇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94:30-32.

(13) 除了晋代洪崖子、初唐张氐,《真诰》里还提到了另一个洪崖先生,“今为青城洞真”。陶弘景.真诰(卷14)[Z].道藏辑要本.

(14) 李纲《梁溪集》里提到五仆“曰:拙,曰:术,曰:藤,曰:葛,曰:橘”。

(15) 《赵氏铁网珊瑚》的具体记载可参见[明]赵琦美辑.赵氏铁网珊瑚(卷11)[Z].钦定四库全书本.

(16) “吴生洪崖仙图,有苏东坡、黄大痴跋尾,是茂实府君宝玩绝品,寻为时贵购送严分宜,而书画记载则知籍没时遗失者多矣。洪崖盖张姓,故府君购以自云”,“吴道子洪崖仙图。洪崖先生,不知何许人也,姓张名蕴,字藏真”……[明]张丑.清河书画舫(卷4)[Z].钦定四库全书本.

(17) 两本文献记载基本一致,但有个别地处在不同。《赵氏铁网珊瑚》的东坡跋中“易形炼丹之术”在《清河书画舫》中则为“易形炼气之术”。

(18) “洪崖先生住西山,移宅深密逃人寰。幅巾乌靴腰角带,阔袖袍色浓岚斑。一筇九节相携惯,矮相家僮蕉扇攀。崎岖步武转蹒跚,皂服轻祛行用办。一僮肩裸鞭白骡,役驶难驱驰坡陀。后鞞侧畔跷足势,奈尔决骖奔倾何。蓝衫只手操鞭逐,席帽背擎无世俗。一僮扶了一僮催,高束文书赤双足。一僮绿袂麻作履,臂挑庄叟大瓠壶。先生家具即是此,焉用检校随身符。豫章穹岭钥幽谷,雨卷云飞霾如沐。神仙狡狴踪迹奇,写到吴兴钱氏屋。谁传画卷秦淮边,妙意恰得希微怜。赠以菊径归田篇,玉禾自熟犁锄废。黄犊乌犍有余地,却复千年丹发柜。右洪都西山有洪崖居石刻,此吴兴钱舜举临成一卷,余辄为语书之。征明”。[明]汪珂玉.珊瑚网(卷31)[Z].钦定四库全书本.

(19) 可参见[明]赵琦美辑.赵氏铁网珊瑚(卷11)[Z].钦

定四库全书本。

(20) “神驾驭倒景,太虚时总轡。玄道不可分,直悟天人际。群从皆成仙,玩世不计年。何当事神游,许吾笑拍肩”。[明]汪珂玉.珊瑚网(卷31)[Z].钦定四库全书本。

(21)与《珊瑚网》的题跋比较,题跋末相差几句,《秘殿珠林续编》的该跋尾为“神仙狡狴踪迹奇,写到吴兴钱氏屋。谁传画卷秦淮边,妙意恰得希微怜。海翁一見心繾綣,贈以菊境归田篇。玉禾自熟犁鋤废,黄犊乌犍有余地。雪蹊水草久驯良,却后千年丹发柜。洪都西山有洪厓移居古刻,此吴兴钱舜举作意临摹,又别是一格。非学神仙者流,如恒麓李子希微,谁当识之。海粟书于李氏恒麓山房”。并附有李希微的铃印“海粟子振”。[清]王杰等辑.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第3册秘殿珠林续编)[Z].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235-236。

(22)另有“鉴藏宝玺八玺,收传印记:吴郡汪应鹤鉴赏书画鉴定”。[清]王杰等辑.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第3册秘殿珠林续编)[Z].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235-236。

(23)“钱舜举洪崖移居图。洪崖移居图,吴兴钱舜举笔。服饰不甚古,而神彩秀发贗御亦作天人。相览之,令人洒然,虽然吾欲拍此老肩却畏侍者,侏儒叟异日作上帝弄臣,道梯仙界长短也”。[明]王世贞撰.弇州四部稿(卷137)[Z].钦定四库全书本。

(24)“钱舜举画洪崖先生。此吴兴钱舜举所写洪崖先生像也。神采秀发,意象间远望而知其非人间人。家弟尝寄余一本,乃宋人笔更佳,而后缺一帧,题以为葛稚川移居图,余辨以为洪崖像,弗信也。得此本证之”。[明]王世贞撰.弇州四部稿(卷171)[Z].钦定四库全书本。

(25)“舜举拙于书而最后有题句云:去岁无田种,今春乏酒材。从他花鸟笑,佯醉卧楼台。此先生诗也,然先生又有二诗云:下调无人采,高心又被嗔。不知时俗意,教我若为人。又:入市非求利,过朝不为名。何时陪俗物,相伴且营营”。[明]王世贞撰.弇州四部稿(卷171)[Z].钦定四库全书本。

(26)“洪都西山有洪厓移居古刻,此吴兴钱舜举作意临摹,又别是一格”。[清]王杰等辑.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第3册秘殿珠林续编)[Z].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235-236。

参考文献

[1] 扬之水.关于吐尔基山辽墓出土银壶所饰人物故事图[J].收藏家,2011(10):55-57.

[2] 塔拉,张亚强.内蒙古通辽市吐尔基山辽代墓葬[J].考古,2004(7):50-53+106-108+2.

[3][晋]皇甫谧著.高士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1.

[4][梁]萧统辑.[唐]李善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6:36-50.

[5][唐]魏征.隋书(第6册卷67至卷85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1751-1752.

[6][梁]萧统辑.[唐]李善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6:36-50+306-308.

[7] 周勋初主编.严杰,武秀成,姚松编.唐人轶事汇编2[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628

[8][唐]陈子昂撰.陈拾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82

[9][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523.

[10][宋]李纲.梁溪集(卷140)[Z].钦定四库全书本。

[11][唐]张彦远撰.历代名画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309.

[12][明]赵琦美辑.赵氏铁网珊瑚(卷11)[Z].钦定四库全书本。

[13][清]王杰等辑.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第3册秘殿珠林续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235-236.

[14][明]王世贞撰.弇州四部稿(卷137)[Z].钦定四库全书本。

[15][明]王世贞撰.弇州续稿(卷171)[Z].钦定四库全书本。

[16][清]王杰等辑.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第1册秘殿珠林)[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192.

[17][元]方回撰.桐江续集卷13[Z].钦定四库全书本。

上接第119页

绢本,设色,纵26.4厘米,横24.2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参考文献

[1] 沈从文.扇子史话[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5:1.

[2] 徐陵.玉台新咏笺注[Z].乾隆三十九年程际盛刻本。

[3] 张彦远.法书要录[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

[4] 何蘧.春渚纪闻(卷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 转引自陈莹.《成都记》与《成都古今记》:辑佚与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6] 白文贵.蕉窗话扇[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

[7] 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卷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0:297.

[8] 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卷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278.

[9] 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卷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279.

[10] 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卷十七)[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696.

[11][14] 程颢,程颐.二程遗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2] 罗大经.鹤林玉露[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3] 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卷二)[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387.